

一個顛覆傳統智慧的閱讀經驗 一趟發掘潛藏人性的驚奇旅程

只要在 Google 打上 Steven D. Levitt，本書主要作者的所有豐功偉業：包括曾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等頂尖經濟學期刊的十數篇文章，所得過的各大獎項（當然，截至目前為止最重要的就是克拉克獎了）、*《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芝加哥論壇報》* 等數十家知名報社的專訪書評，以及本書英文版在各國書市排行榜所造成的熱潮（亞馬遜網站排行榜第二名，僅次於*《哈利波特》*、*《紐約時報》* 非文學類第二名、英國及加拿大上市第一周即拿下非文學類第一名），都會一五一十巨細靡遺的呈現在你的眼前。如果你不滿足，還可定期瀏覽兩位作者為本書所建立的網站 ([www.freakonomics.com](http://www.freakonomics.com)) 並加入他們的電子郵件通訊錄 (email list)，你將會定期收到如「猩猩有公平互助，但也不想被么的天性」(行為實驗經濟學) 或「兒童汽車安全座椅並沒有比安全帶安全」(法律經濟學) 等最新的經濟學研究結果。因此，我想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一個有幸參與書中所提大部分研究的形成過程，但大部分時間卻只是一個旁觀者的學生角色——來談談這本書，或者更貼切的是——這個經濟學界的印第安那瓊斯——李維特(Steven D. Levitt)。

時間得先拉回到 1999 春季學季第一週的某個傍晚，考伯大樓(Cobb Hall) 一零六室預定的課程是法律經濟學，窗外四方廣場(Main Quadrangle)的積雪尚未溶化，寧靜卻又寒冷刺痛的北方空氣與海德公園(Hyde Park) 嚴肅密集卻又沉重的智識氛圍搭配的恰到好處，教室裡則擠滿了正在找尋論文題目的經濟系博士班學生，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著這位剛到系上的年輕教授：

「聽說他是這兩年市場上最紅的求職者，正在竄起的新星呢。」

「對！他博二時就已經在經濟界最頂尖的《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文章了。」

「可是我聽說他數學很爛……。」

此時，一位穿著輕便，手中抱著一大疊講義，還背著看起來至少塞了三台筆記型電腦大背包的年輕人，輕快的走進了教室；學生們頓時安靜了下來，不過沒人敢確定他的身分，因為在芝大，你可得特別小心，看來老氣橫秋、飽經風霜的，可能是捱了十幾年還沒畢業的博士班學生；而稚氣未脫眼神中總是閃爍著好奇光芒的，則有可能反而是新聘的教授，更有可能是十年後的克拉克獎得主。接著，他放下所有的裝備，用靦腆而又吸引人的笑容，細聲但驚訝的說：「你們都是來上我的課的？」

所以他是後者。

接著下來我們就好像進了糖果屋的漢斯兄妹一樣，被色彩絢爛的經濟學甜食炫誘得不亦樂乎：Roe v. Wade〈最高法院墮胎合法化判決〉減低了十五年後的犯罪率？沒錯！因為犯罪機率大的小孩（unwanted children）在一開始就消失了。為什麼警察越多犯罪率反而越高？這只是因為犯罪率高的地方政府會投入較多警力，而統計上常用的最小平方法把這兩個變數的因果關係方向搞混罷了。為什麼收到越多競選獻金的人當選機率越高？——誰會把錢押在能力不好、不容易當選的人身上？「外部性」真的存在嗎？看看 Lojack（「路捷」是全球首屈一指失車追蹤及尋回系統）比例高的城市汽車犯罪率的下降幅度就知道了。犯下罪行的青少年真的只是這個混亂社會的無辜受害者？那為什麼一但對他們提高刑罰，犯罪率馬上大幅減少？販賣毒品幫派和麥當勞或沃爾瑪（Wal Mart）連鎖超商的企業組織結構有何不同？答案是沒有！因為它們都付給底層員工很低的工資，每個分支機構都得上繳加盟金到總部，而最高領導階層都叫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整個學期的課程，學生們就好像華生醫生親身跟隨著福爾摩斯一般，解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發現一個又一個的真相。而所運用的工具，只有經濟學的直覺、基本的統計技巧

以及好奇心！這些經驗與之前在芝大經濟系著名的「博士班核心課程」(The Core) 中被教導，只有嚴謹的數學證明才是優雅連結現實世界與經濟學模型的王道的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嶄新的經驗。雖然有時背叛的興奮所帶來的罪惡感仍會讓我們感到心虛，但我想當時底下的學生都與我有相同的感覺：能夠親眼目睹經濟學一個新的革命的誕生(孔恩用這個辭來指涉科學典範的轉移，我想在此處並非辭溢乎實)，感受經濟直覺與熱情所帶來的感動，即使自己很大部分只是一個無關的旁觀者，都是令人一輩子無法忘懷的經歷！

接者，我也變成了他的指導學生，並連續兩年繼續修習他的博士班課程：「如何做好實證研究」(How to Do Empirical Research)。本書中所提到的墮胎法律與犯罪率的關係、相撲選手與公立學校教師的作弊行為等等課題，都是他與同學們在課堂上反覆討論的成果，而這幾年下來，他在經濟學界的鋒芒再也隱藏不住；1997年夏他才剛結束三年的哈佛年輕學者到芝加哥大學，三年內就從「終身聘任」助理教授(這恐怕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連跳三級到教授了。緊接著而來的則是2000年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總統青年學者獎(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Presidential Early Career Award)，2002年美國藝術及科學院院士(Fellow,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以及每個經濟學者第二夢寐以求的2003年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此獎為美國經濟學會，每兩年選出一位40歲以下對經濟學已有卓越貢獻的年輕學者，大部分的得主如薩穆遜(Paul Samuelson)，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亞羅(Kenneth Arrow)，貝克(Gary Becker)，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海克曼(James Heckman)，麥克發登(Daniel McFadden)等人在25年之後都自動成為諾貝爾獎的得主。可見他在經濟學界受重視的程度。

目前他則是芝大經濟系的Alvin H. Baum講座教授，也與寇斯(Ronald Coase)，貝克，墨菲(Kevin M. Murphy，1997克拉克獎、2005麥克阿瑟基金會天才獎得主)，史勒佛(Andrei Shleifer，1999克拉克獎)共同帶領芝大商學院新成立的「芝加哥價格理論中心」(Initiative on Chicago Price Theory)，並擔任執

行長的角色。雖然他曾經在第一次 執委會之後開玩笑的說：「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發現自己是全屋子裏最笨的一個人。」然而放眼當今經濟學界，誰比他更有資格領導這樣一個從奈特(Frank Knight)，傅利曼，以至貝克一脈相承，視價格理論作為了解世界運轉最佳工具的芝加哥學派？

介紹至此，大家都會想問：他的成功秘訣是什麼？我想，這可以分幾方面來探討。

首先，是他對自己比較利益的了解。他最喜愛的自嘲就是，在剛進MIT的博士班時，他問鄰座同學的第一句話居然是「黑板左邊 X' 右上角那一撇是什麼？」他的同學很驚訝的回答：「你麻煩大了！你！」後來在博二時，他的指導教授在改完他的第一篇論文之後也說：「題目很有趣，不過太簡單了。你需要寫出一個能徹底改變人們看法的經濟學模型。」他花了整個暑假思考如何做到這件事，後來想起在哈佛花了兩個暑假研究賽馬資料，試圖用統計方法找出如何下對賭注的學士論文但卻輸了五千美金的經驗之後，他終於了解到，他一輩子也不可能寫出這種模型，但他可以以他敏銳的直覺，對經濟學一次做出一點小的貢獻。於是他捨棄了論文老闆的忠告，選擇走自己的路。這對一個正在浩瀚文獻中奮力掙扎的博士班學生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決定，但是在心理上離開自己對指導教授的依賴，確是成為一個偉大的學者必要〈但非充分〉的一步。結果證明他這些一點一滴的小貢獻，在短短十年間的確改變了人們對經濟學的看法。就如同克拉克獎評審所言：Steven Levitt is the most innovative empirical researcher in his cohort。

另外，則是他對經濟學觀點的正確認識，及對表達溝通方法的高度重視。在他之前，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只有複雜的數學模型推演才是了解世界的唯一途徑，公式越複雜，表示離正確的理解越接近，也同時表示你越聰明，至於一般大眾甚至不同領域的經濟學家，壓根就不是必須接觸了解的對象，這也難怪本書另一位作者杜伯納 (Stephen Dunbar) 要說李維特是他從事記者生涯多年來，第一個不說火星話的經濟學家了。李維特則認為，我們並不一定需要數學來了解世界，他只想藉由問有創意、重要、有趣的問題來了解世界如何運作，如果回答這個問題需要

數學，那模型自然就會出現，事實上他的確也寫過幾篇有關資訊不對稱的數學模型文章，還發表在《蘭德經濟期刊》(*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這個頂尖的領域期刊呢！不過大部分的時候，他選擇的則是使用簡單的統計方法，從堆積如山數百萬筆資料中，找到一些與經濟直覺符合卻又違反傳統智慧的結果。本書第一章中的教師與相撲選手相同之處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對問題執著卻對結論開放的態度，其實就是師承傅利曼和貝克的；對經濟學家來說，重要的是了解世界如何運作，而不是我們希望、或者是傳統智慧告訴我們它如何運作。這樣的自信，自然的影響到他對研究的堅持。舉例來說，從一開始他就知道那篇墮胎合法化會減低犯罪率的文章結論會惹惱所有的人；事實也正是如此，保守主義者痛罵他的研究只是假統計之名，行謀殺之實的偽科學；自由主義者則認為他的研究，無可避免的把不好家庭小孩從一出生就貼上歧視的標籤；對這些批評，他的回應也維持一貫的經濟學家風格「如果道德代表的是理想的世界，那麼經濟學家代表的則就是真實的世界。」 本書的英文書名副標題：*A Rogue Economics Exploring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這樣的態度。rogue 一字原意是流氓或調皮鬼的意思，對那些把自己希望的道德結論或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論點暗藏在中立客觀、正義公平、關懷弱勢外衣下學者專家（這一點台灣和美國倒是相差無幾）來說，在自己的無知與自私被赤裸裸的揭露後，除了漲紅著臉罵他惡棍、流氓外又能如何？對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說，見到這種毫不留情地卻堅持的研究態度，對偽君子所造成令人發噱的窘態，除了笑罵聲「好個調皮的經濟學家！」 還能有什麼更貼切的反應？

另一個有趣的小故事，也可以看出他追求真理不媚俗的學者一面。在本書五月初版時，許多書評都提到李維特正在與CIA合作，希望利用他的統計知識與經濟直覺，從龐大的金融資料如銀行轉帳、股票交易中找到恐怖份子交易的蛛絲馬跡。不過當八月我與他在芝大碰面，問起這計畫的後續發展時，他的反應卻出奇的冷淡原來當他滿懷希望到CIA總部時，卻發現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恐怖份子若計畫在麥當勞放炸彈，他們也會在前一天放空該公司股票大撈一筆，因此政府只需要監控市場是否有『針對某公司』的異常交易行為，就可以預知恐怖行動並加以防範

了。」 「只是，如果恐怖份子真的如此做的話，錢還沒到手，不就馬上就被逮了？」 Levitt 試圖告訴 CIA 沒有人會這麼愚蠢的去放空特定公司，這些人只要放空史坦普五百指數 (S&P500) 就可以了，而以目前的交易量，想要在一天之內所有放空史坦普五百指數的交易中，找出不到五個有問題的帳戶，簡直有如大海撈針。只是 CIA 的官員們不知是為了顧全面子，或是真的無法理解這問題，還是堅持要持續的投入資源在這無意義的計畫上，當我問起他對於這些官僚系統的顛覆的反應時，他只搖搖頭說「我已經不接 CIA 的電話了。」

另外他也認為，如果一個經濟學家不能以淺顯簡潔的文字向一般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說明他的研究，那有很大的可能是他根本就不了解他到底在做什麼，因此在研討會時，他總是會打斷充滿數學符號的演講問道「你媽了解你現在說的這些嗎？」 「她感興趣嗎？」 這樣的看法也顯示在本書當中；在第五章中，他與另一作者杜伯納花了兩頁的篇幅，詳細了解釋了迴歸的意義與詮釋方法，不用任何數學符號！

最後一項也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個人特質，則是他對人溫柔敦厚的態度。許多享有盛名的學者，經常在不經意中，對周遭的同僚或學生流露出一耐煩、自以為是的鄙視態度，可能真的覺得他們高人一等，或者只是想要藉著這樣的表現來展現權威甚至是掩飾個人在學識上早已停滯的事實罷了。可是 Levitt 從來不如此，雖然在學術上他依舊犀利地就事論事，毫不留情，但他的態度總是保持著一貫的自信與謙沖，即使是對學生，也像是對待同僚一般的親切；這樣對人保持基本尊重、關心他人，評論時對事不對人的風格，不但博取了每一個人的信任，也是他成功的最主要關鍵。在本書討論犯罪的第四章中所提及那位印度裔社會學家，在與李維特閒聊了 10 分鐘後，就自動將手上已握有一年，卻不知該相信誰幫忙的幫派詳細資料交給他；而在他失去第一個兒子那段最痛苦的時刻，他平常對人的關心付出也都得到了回報：貝克自願幫他代了好幾週的課，而當時高齡已 85 的蓋爾強生博士(D. Gale Johnson) 也經常自動前來安慰他，並且提供了很多領養中國小女孩的資訊（強生的女兒是 1980 年代就是第一波領養中國女嬰的美國人之一）；這些友誼也幫助了他很快再站起來，現在他與太太 Janet 一共有四個小孩：Olivia,

Nick 為親生，Amada 與 Sophie 則是從中國領養的；在領養的時候，他也還細心的為孤兒院每個工作人員準備小禮物，並請我幫忙寫中文卡片，只為了要讓對方覺得把小孩交給他是可以放心的。對許多跟他有近距離接觸的人來說，除他的聰敏慧詰外，他願意鼓勵與傾聽他人的特質以及對研究的熱情，恐怕才是大家都對他讚譽有加的原因吧。

還記得當我第三次想旁聽他的課時，他覺得我應該把時間花在更有效率的事上而拒絕了，情急之下我脫口說出：「張五常也上了傅利曼三次價格理論課！」，沒想到他還是一派輕鬆，微笑的說「我又不是傅利曼！」，逼的我也只好回答：「我也不是張五常！」。才不過數年的光景，時間已經證明他當時對自己的判斷是大錯特錯了。現在就讓這位經濟學界的印地安那瓊斯，帶領大家進入這趟充滿驚奇的人性探險吧！

2005 年夏於芝大 Regenstein 圖書館

林明仁，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台大經濟系學士，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碩士、博士。本書作者李維特為其博士論文指導教授。